

诗欢文爱

黎焕颐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I267/637

2007

诗欢文爱

黎焕颐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欢文爱 / 黎焕颐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7-80678-741-0

I. 诗… II. 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03574号

诗欢文爱

黎焕颐 / 著

责任编辑 / 杨英姿

技术编辑 / 张伟群 丁 多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邮政编码 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5.375 字数 80,000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78-741-0/I·110

定价: 19.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封面简介

封面为十八世纪意大利雕塑家安东尼奥·卡诺瓦的作品《爱神吻活普绪赫》。

普绪赫,又译普塞克。在希腊罗马神话中,她是人间的公主,历经磨难之后,与爱神丘比特结为夫妻。

希腊文里,普绪赫的意思一是蝴蝶,再一是灵魂。她是人类灵魂的化身。在济慈的诗中,普绪赫被称颂为天地间“最动人”的形象。弥尔顿等诗人也都由衷地赞美过她。

今天,在上海市作家协会的庭院中,象征着理想世界之美的普绪赫雕像依然引人注目。

目录

巴金和上海	1
天地一诗魂	5
一世文章未尽才	
——哭诗人王昌耀	10
怀江庸老人	14
帘卷西风	
——与瘞絃闲话	21
读陈沂同志	31
七十年如一日	49
父教	52

哥哥	55
与女儿的一次对话	62
儿女情长	66
樱花入梦	69
江南烟雨	74
怀念小白兔	78
到国际饭店去喝咖啡	83
和骆驼的生死交	88
情为何物	94
第四类情感	98
风雪夜上海	101
青灯有味似儿时	105
不老的岁月不老的诗	113
我是这样走上诗坛的	116
诗人自述	120
故乡在远方	
——答一位青年诗友问	123

诗的断想	127
性灵流露好诗多	133
从星星想起的星星	139
儿童诗好写吗?	141
人间重晚晴	145
为有平生未报恩 ——读邵燕祥的《找灵魂》	151

巴金和上海

一座瑰伟的大城市，倘没有一个，乃至二三个足以和她瑰伟匹配的文起一代之骚，思接八荒之邈，道绪六合之变，重量级的文化人物生死相依，呼吸与共，我以为这座瑰伟的大都市会黯然失色。很难设想：费罗伦萨没有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巴黎没有巴尔扎克，没有雨果，彼得堡没有普希金，没有别林斯基，没有托尔斯泰会是怎样的萧瑟。同样，上海这座远东的国际大都市，在现当代，倘没有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巴金、田汉、聂耳、艾青、蒋光赤、朱湘、殷夫……他们当年的呼号呐喊，笛声剑气的文

采风流,那么除了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红黑相间之外,还有什么呢?历史活得要有灵气,城市要活得有精粹气,决不是物质的快感,物欲的横溢,嬉皮士的嬉,雅皮士的酷,也无风雨也无晴,而是要耐得风雨淋漓,浮世绘的腐融,大气若磐的人文品格、性情文章,作为她精神家园的庙堂钟鼎——城市精神。

不是吗?上海之所以耐得历史的凝眸,值得雅俗回味,经得八方仰止,难道仅仅是她嶙峋的高楼大厦,珠光宝气的车水马龙吗?谁都会得出清楚的答案。盖高楼大厦可以复制,可以瞬间重建,珠光宝气的十里长街只不过逝水流云。而人文思想的星座,则完全异是,她既不能复制也不可能瞬间重塑,更不是匆匆聚散的一串花絮浮彩。一句话,上海之所以富有历史的诗性,灵与肉的时代含金量,更多的不正是曾经在她的长街短巷生活过,思考过,战斗过的人文精英:鲁迅、茅盾、郭沫若、艾青等等一系列人物的智慧文章,人格力量散发出来的光泽有以然之么?不正是同这些俱往矣而又并没有往,长留思想芳踪的星座,一起穿过世纪的浮沉,披一身历史的光亮,并且长期

与上海共潮汐，直到今天还活下来的人中之英——人文精神的人瑞——巴金，因而现代的海才更见灵气么？无论怎么估量，说巴金是五四新文化孕育出来硕果仅存的一代星座，我们民族的国之大老可以，说巴金是上海这瑰伟磅礴的大都会的活经典可以，总之，说他是思想者，说他是道德自律的典范，说他是著作等身的文学巨匠，说他是爱心如浴，说他是敢于说真话的勇者都不为过。

他的作品曾经影响了几代人。我在十七岁冲破封建世家的重围，走出黔山蜀水时，身边就带着他的《寒夜》。也许是家世相似吧！我触景生情，感怀到少年就识愁滋味的无奈，吟出“独坐难为夜，衣单梦更单。三千云水路，风露不胜寒”的苍凉感慨。1949年10月参加革命，我第一次写“思想自传”就这样写道：我向往的，追求的，不是当什么长，什么经理，是诗人、作家、学者的头衔，像闻一多、像巴金、像艾青……这些原始的思想，后来在鉴定上给我戴一个帽子：说我想以文章来成名起家。在这里所以举出这个例子，一是说明巴老的作品给我的影响，二是说明经过几十年的世变沧桑，我至今不悔我的取范。然而，要像

他老人家那样，饱经世态的冷暖，对祖国的信念坚贞不变，对人民的爱心而愈醇；身居闹市不被尘嚣所动，不为物欲所惑，淡泊为怀，于平凡中见不平凡，于宁静中显热力的高操亮节，这是何等不容易学到的人生境界的定力。而这种定力，对于当前社会转型期的躁动，对于处在东西文化要冲，思想多元而又纷争的上海，对于把摩登、时髦、豪华、娇奢当作是文化的气派、高贵，来和巴金的文化品尚对照，巴老的文化格调是何等典雅，何等有道德风范的文化尊严。有人说，作家、诗人的道德风范尽管崇高，但她是抽象的理想，无法解决人类社会盘根错节的技术问题。而我恰好以为道德风范一经文化和文学的点金，可以滋润社会的心灵，化解杂综交织的社会矛盾。因为，真正有良知，有责任感的诗人、作家，同时也是思想者。他们不是学究，更不是文化作秀。谁能说巴老的道德风范是学究的迂疏，是文人的作秀，而不是道德的智慧化出来的人格力量——道德尊严——文化妙谛呢？因此，就文化和文学的层面而言，在当代：我们说上海，就是涵指巴金。我们说巴金，就会联想到上海。上海因巴金而金，巴金因上海而海。

天地一诗魂

我这一生的宿命,是与缪斯结下了不解之缘,更与缪斯结下了不世之痛。少时读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仰望八荒:大地悠悠兮,领一代之骚的来者安在?及年十七八,读闻一多的:“红烛呵,你心火发光之期,正是你泪流开始之日”,慨然而有“诗人呵,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的扣问。当我读《大堰河——我的保姆》,读《火把》,读《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下子就被那磅礴之气震撼了!这不就是心火发光,吹不灭的红烛举起心灵火把的来者么?

感谢时代给我的机遇,1957年的早春时节,艾青和夫人高瑛南来上海,上海作家协会组织了一批年轻的诗的信徒,在巨鹿路作协的西大厅和艾老见面。我以编辑、诗创作者的双重身份,倾听艾老的诗教。记得当时艾老烟瘾不小,抽的是中华牌,吐出来的却真是烟丝披里纯……座谈会的第二天,我独个跑到艾老的住地,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去拜访,艾老和高瑛大姐热情接待我。开始,我还有些拘谨,但不到几分钟便被他的雍容和霭化解,敢于在他面前敞开诗的渴望,谈我读《大堰河——我的保姆》、读《火把》的感受了!他问我是四川人吗?我说我是贵州人。“那你是陈沂和蹇先艾的同乡了!”接着便问我:“刘雪苇你知道吗?他也是你的老乡,贵州人呵!”刘雪苇原来是华东局的文艺处长,后来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社长,1955年因胡风案而受屈。艾老说,在延安的时候他们就认识。谈到胡风和刘雪苇,艾老一点也不隐讳和他们之间的因缘,一扫划清界限,避之惟恐不及的左腔。谈到上海,艾老说:“上海有很多东西都是诗的好原料,你年轻,应当好好感受,足够你发掘呵!海里不单有鱼龙,还有金矿、银矿,

我这次南来，就是来探矿的，准备写上海的长诗……”高瑛大姐见艾老谈兴甚浓，便斜躺在大沙发上不发一言，看得出她已有身孕。艾老说：“你倦了就休息一会吧！”我体味到他们的伉丽情深而同感诗的幸福……然而谁也料不到，“火把”在是年的六月便被人人为地捏熄了！

从这一别，便是二十四年，直到 1981 年才在北京的友谊宾馆再见艾老。当时艾老的住宅还没有落实，由中国作协安排暂时住友谊宾馆，乍一见面，他和高瑛大姐几乎不认识我了！可不是吗？当年我才二十六岁，如今满脸风霜，岁月伤人呵！那天，我们谈得很多。谈他的新著《光的赞歌》，谈 1979 年他率领诗人访问团访问南方，而后到上海，我因为才平反归来，失去了这次访问的机会。当谈到七十年代初期我在青海西部的草原，回味《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的诗句：“……这被暴风雪击打的土地呀……”便不胜唏嘘。他见我两眼湿润，似安慰，也是鼓励地说：“幽愤可以成就一个诗人，但诗人幽愤不相信泪水。”不觉已到吃晚饭的时间，高瑛大姐盛情地点了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她说：“你是贵州人，川黔同味，吃点你的家乡味

吧！”我们边吃边谈，艾老问起陈沂同志在上海的工作情况。因为当时北京传说陈很左，要批判巴金云云……我说“哪来这样的天方夜谭！”艾老说：“上海我只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巴金，一个是陈沂。听说你和陈沂关系不错，回到上海，代我向他问好，转告他，上海是个大海呵！”

1982年的4月，杭州召开艾老的诗歌研讨会。会后，他和高瑛一起到上海。《文学报》组织上海诗人在文艺会堂和艾老见面，这是继1957年之后——中断二十多年，他与上海诗人的欢聚。最让我难忘的是他们夫妇和巴金老人、陈沂同志的见面，老友沪上握手，沧桑历尽化为禅，有多少风雨之后的人生之领悟……

当我陪着艾老夫妇一起去亲历执手依依的老友话衷肠，而后又送他们夫妇到虹桥机场北归的时候，明知此别非万里，后会京华指日期。但惜别的情绪，总有携手上河梁的难舍难分。

也确是这样，自兹以后，我每次去北京总得去前门附近他们的一个四合院的家，去领诗教，执弟子礼。有时是与诗友雷抒雁、雷霆同去，有时则是我一个人。每次去都

如入宝山，他的澄清，他的智慧，他的幽默，他的宽广襟怀，一如读他的长诗《古罗马的大斗竞技场》和散文《绿洲笔记》，叫人回味无穷。

艾老逝世瞬间十年了！回首往事，常常如在眼前。李太白有名句：“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艾老，他长于饮吗？据我所知，他不善于酒，但他善于饮中西文化之酿，因而他才从欧洲的巴黎，带回一管芦笛，吹起了中国音色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从中国走向世界……

一世文章未尽才

——哭诗人王昌耀

3月20日的下午,自西宁,自杭州,次第来了两个长途电话,说昌耀于是日上午九点四十分走了!这是预料中事,然而,我终于无法自控,涔涔泪下……海内存知己,天涯有几人?如今又走了一个知己,叫我如何不热泪沾襟?北望世界层脊的青海高原,南望烟波逝水的潇湘……呜呼!昌耀,你诗魂归何处?青海有你费力承受的性灵之重,有你未了向平之愿的弱子幼女,潇湘有你抱憾终生,易箠未及尽孝的老母,命运之与你,何其薄待乃尔?你十三岁违母命,以蹦跳的童心奔向革命。十五岁随军奔向烽烟滚